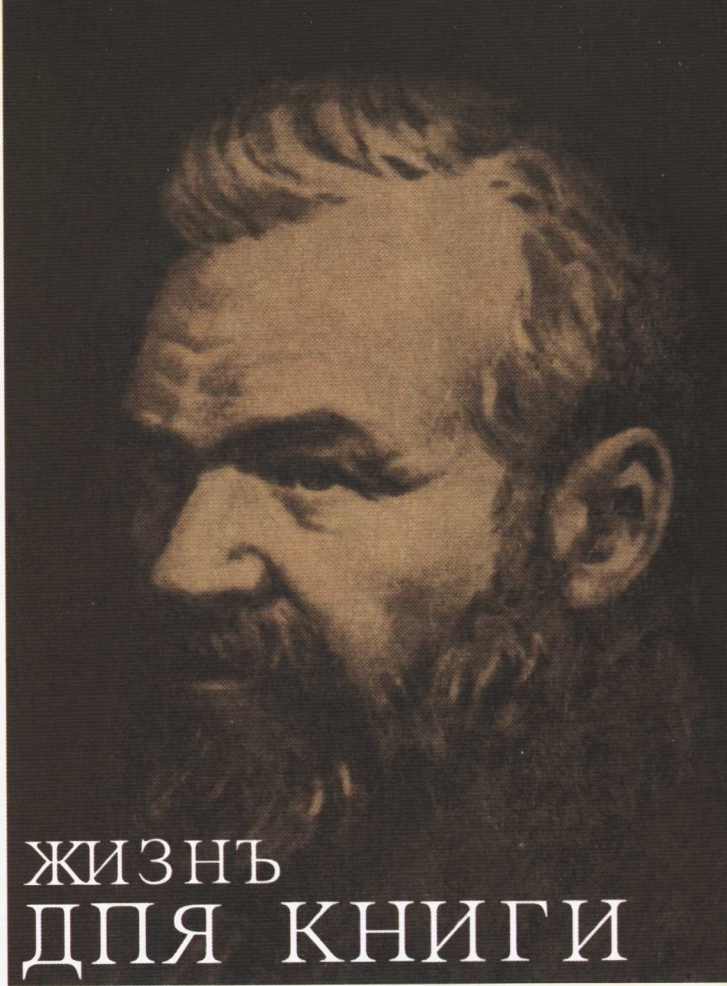


影响过一代人的书



ЖИЗНЬ
ДЛЯ КНИГИ

为书籍的一生

[俄] 绥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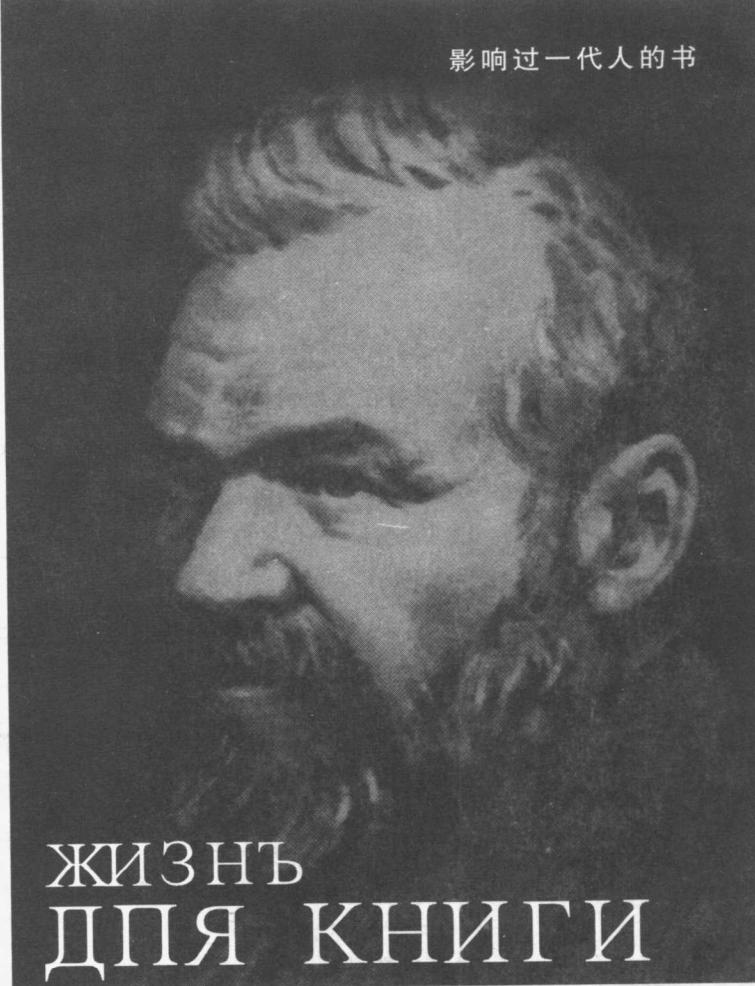
叶冬心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影响过一代人的书



ЖИЗНЬ
ДЛЯ КНИГИ

为书籍的一生

【俄】绥青 著
叶冬心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书籍的一生/(俄)绥青著;叶冬心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影响过一代人的书)

ISBN 7-5633-5148-5

I. 为… II. ①绥…②叶… III. 绥青-回忆录
IV. K835.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56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h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11.75 字数:175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为书籍的一生

(推荐序)



本书是作家张炜借给我的。不知为何，一直未还给他，跟了我 10 多年了。封皮已经散落，书中用铅笔画了许多，那时读书真认真啊。我和张炜都喜欢俄罗斯文学，所以，凡是涉及俄罗斯文坛的书都爱读，如《巴纳耶娃回忆录》、《文艺·戏剧·生活》、《群星灿烂的年代》等，也包括这本《为书籍的一生》。

《为书籍的一生》是俄国近世出版家绥青的自叙。绥青只在乡村小学读过三年书，他不会写严格的自传，只是晚年记下的一些往事的片段。作家富曼诺夫(小说《恰巴耶夫》的作者)读了这些片段后说：“它的内容太有趣啦！哪怕是用来写一部小说都行……”书稿 1922 年交给苏维埃出版局，但直到 1934 年绥青去世后才出版。1963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译本。

为书籍度过一生并非绥青个人的选择。他 14 岁从乡下来到莫斯科，原打算到皮货商那儿学生意，因无位置，暂且到沙拉波夫开的书铺帮工，由此进入出版业。这是 1866 年的事情。起初，书铺主要经营粗陋的宗教或伦理图画，供乡下人在年节时挂；再就是一些市场写手拼凑的惊险故事、恐怖小说以及圆梦书、尺牍大全等。他很快就熟悉了业务，

成了书铺的骨干。他经营小石印厂,重金聘请好的画工,结果他的图画漂亮好看,十分畅销;他善于选购市场写手们拿来的稿子,并指导他们如何将普希金、果戈理的小说改编为通俗故事。他的工作和生活一帆风顺。沙拉波夫拿他当亲生儿子对待,后来又支持他独自开店当老板。1883年,他个人的书铺开张,并于同年组建了绥青图书出版股份公司。他总结图书的经营之道是:“它们是非常有趣的”,“它们是非常便宜的”。有了这两条,就能在市场站住脚。

如果没有特殊变故,他会像他的老板沙拉波夫一样,用心经营通俗读物,兼做一点其他买卖,安然度过一生。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他,使他出的书从市场写手的通俗故事一步跨向列夫·托尔斯泰,从此与真正的作家和文学联系在一起,进入主流文化和时代前沿。

1884年底,列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们成立了一家媒介出版社,目的是面向平民,用有益且价格便宜的图书取代流行的、有害的读物。他们动员了作家列斯科夫、加尔欣、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柯罗连科、契诃夫和画家克拉姆斯科依、列宾、苏利科夫一起工作。出版社的负责人切尔特科夫恰巧认识绥青的一位朋友,就找绥青商量请他承担出版发行业务。当时出版这样的书是不寻常的:印装漂亮、配有一流的插图,售价低廉;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义务。绥青欣然同意合作。

绥青和媒介出版社整整合作了15年。其间,列夫·托尔斯泰常常指导编辑、印刷和销售工作。他喜欢到书铺里看望绥青,喜欢和聚集在那儿的各地来的书贩子们谈话。他穿着农民的衣服,书贩子们不知道是在和谁谈话,当听到他问生意如何时,就回答说:“怎么着,你也要学这一行吗?你老啦,老大哥,你来迟啦……”列夫·托尔斯泰听了哈哈大笑。绥青特辟了一个部门,专门推销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剧本《黑

暗的势力》一年竟销了100多万册。

除了在书铺接待列夫·托尔斯泰,绥青还常陪切尔特科夫去见其他作家。他和契诃夫、高尔基成了好朋友。在与这些作家交往的过程中,他渐渐懂得了,出版不仅关乎“生意”,而且关乎“文化”;书铺不只是为“读者”服务,而主要是为“平民”服务——“读者”是现成的,“平民”却需要出版人去造就成“读者”。他的眼界宽了,见识高了。他发现历书和年历几乎是当时农民的唯一读物,而旧时的历书内容陈旧、枯燥,甚至有害,便有心编辑出版新的历书和年历,里面将有各种各样新鲜的文化和生活知识。他向列夫·托尔斯泰请教。列夫·托尔斯泰很欣赏他的主意,还推荐了一位编辑帮助他。历书出版时,绥青总是在其中附印一条简短的启事,向读者征求意见,以便在下一版时修改。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实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每年销量达600多万册,其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绥青几乎在所有的图书门类中都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改革儿童读物,将世界公认的经典童话引进到俄国,低价销售,使许多穷人的孩子也买得起;他以巨大的爱国热情出版《军事百科全书》,出版废除农奴制和农奴解放50周年的纪念版图书,出版第一次卫国战争百年纪念版图书;他出版直观教具,出版杂志和报纸……他还组织编撰标准的文选课本,推动学校教育革新。列夫·托尔斯泰去世后,他接受了出版《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的工作,廉价销售了1万套精装本、10万套平装本,从中没有赚钱。他说:“我们都受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好处,如果现在不响应他的遗产继承人的呼吁,那可是一件忘恩负义的行为。”

绥青的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人由时代造就。时代需要伟人,就必然有伟人出现。绥青跻身出版业的那一年,陀斯妥耶夫斯基写完了《罪与罚》,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正在刊物上连载;此前5年,沙

皇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此前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西伯利亚；此前6年，契诃夫出生；此后2年，高尔基出生。这是一个大时代，一个黑暗和辉煌交织的时代，一个改朝换代前阵痛的时代。

在俄国近世出版史上，绥青无疑是个大人物，他的工作的价值，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他是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不但作家、学者和读者了解他、尊敬他，连沙皇和海军大臣、圣教局总监、出版总署署长都知道他、熟悉他。他是一位拓荒者。他最好地履行了出版家的责任，把优秀的文化产品以最恰当的方式传达给尽可能多的读者（以亿万计）。“他给人们敞开了通向书籍的大门。”据1914年的统计数字，绥青公司出版的图书占当年全俄国所有出版物的1/4以上。人们称他为“书的友人”、“文字的传播者”。高尔基认为绥青出版的书是“对俄国社会的重大贡献”。然而这样一些巨大的成就，这样一份辉煌的事业，却起始于一个乡下少年被偶然改变的打工安排，起始于切尔特科夫恰巧与绥青共同认识一个人。

细想一下，偶然里也有必然。绥青有做生意的天分。他打小讨人喜欢，对任何工作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兴趣，总是充满热情；他做人老实厚道，不张扬，不好高骛远，但一旦看准就勇往直前。一些重大决策和看上去十分复杂困难的事情，在他那儿似乎都变得轻松和简单。在长达50年的出版生涯中，他甚至没有经受什么大的曲折，即使是沙皇的书报检查官也很少对他过分刁难。他的人生梦想和追求很单纯，无非是“要让人民有买得起、看得懂的思想健康和内容有益的书。要使书变成农民的朋友，变成跟他们接近的东西”；“把昂贵的书的售价减低，把廉价的书的质量提高”。还在他刚刚进入出版业，他就懂得聘用最优秀的画工和第一流的匠人，“从来不跟他们讲什么价钱”……这些简单的梦想和追求，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也令人肃然起敬。这就是他之所以

成为大出版家的必然。

第一次读《为书籍的一生》已是18年前的事情。8年前我写列夫·托尔斯泰传(《灵魂酷旅》),此书是参考资料之一。后来我认识了三联书店的老领导范用先生,《为书籍的一生》中文译本就是在他手里出版的。在他那里还见到了本书的俄文原版。他最早拿到这本书是1961年,先请懂俄文的朋友翻看,了解大概后即交与三联书店多有合作的翻译家叶冬心先生翻译。1962年7月开译,1963年1月译毕。接读译稿后,范用给叶冬心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说:“春节以前,收到您寄来的绥青回忆录的译稿,我们一口气读完了它。它真是一部很有趣的书。今天上班,我们就把它发排了,打算早一点印出来,因为我们出版界里也已经有很多人知道这部书了,都想读它……”信中范用还请叶冬心补译一篇附录,是关于出版柯罗连科的《马卡尔的梦》的插图的。“尽可能把书籍装潢得漂亮一些,是绥青的工作特色。现在我们在出版工作上,对书籍的插图也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把这篇译出来给大家看看,可能是有意义的。”关于书名,范用与译者商量多次。起初译作《为书籍而生活——一个出版家的自白》,后又有《书业春秋》、《绥青回忆录》、《把生命献给书》等。范用认为《把生命献给书》“似乎说得过重了一点”,建议用《为书籍的一生》,译者欣然同意。范用先生的经历与绥青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十五六岁进入出版业,同样生活在一个黑暗与辉煌交织的时代,同样靠自学和勤奋成就一份大事业,同样在出版实践中结识许多作家学者并成为好朋友,同样有为普通大众出版价廉质良的图书的梦想和追求,还有一点——同样“为书籍的一生”。

范用先生80多岁了,每天仍在编书、读书、写书。

汪家明

2004年6月26日北京嘉铭园



代 序



到这一本书的手稿，它是有一段历史的。1922年，作者曾经把它交给国家出版局，请求“通读”。那时候苏维埃出版局里的许多领导都读了这一部稿子。在我所见过的政治编辑当中，最谦虚和蔼的富曼诺夫^①还说：“它的内容太有趣啦！哪怕是用来写一部小说都行……”然而，结果这部书的稿子仍旧被搁置下来，要等到更适当的时候才出版。

后来，苏维埃出版界中的人，曾多次提到俄国革命前著名的出版工作者的这部可供我们参考的作品，但是都没能找到它，不知道它被藏在当时没有整理好的存稿中什么地方了。一直到最近，已故的作者的一份手稿才被他的儿子从他的遗著中找出来，提请出版局注意。

半世纪从事出版业的最老的代表人物的这部著作，现在将成为苏维埃社会人士的财产了。许多文学家、人民教育家、文化活动家以及从

① 德米特利·安德烈耶维奇·富曼诺夫(1891—1926)：苏联作家，著有《恰巴耶夫》和《叛乱》等长篇小说。——译者

事图书出版业和销售业的工作者,将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这部书稿出版,将在这部书里找到大量宝贵的材料。而且,不仅是他们,还有那些好钻研的青年苏维埃读者也将阅读这一部书,从书中获得很多的益处和乐趣。他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小说读,小说里讲到一个奇怪的资本家的生平和事业,叙述他怎样被书刊的神奇力量和教育的美好思想吸引住;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历史文献读,文献里记载了贵族和官僚寡头政治的野蛮、愚昧和残酷的制度,叙述当局怎样在这制度下用那些“阻碍”、“惩罚”和迫害手段去对付书刊和教育。

我们时代里的伟大作家高尔基,曾经这样评价绥青的工作:“我认为绥青是非常人之一,我极其敬重他。他过分谦虚,不让我谈论他半世纪以来的工作、评价他工作的意义,但是,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一个人把50年的光阴全部献给了这一项工作,然而完成了工作以后并没有感到疲倦,并没有失去他对工作的爱好……我热烈地祝愿伊凡·德米特利耶维奇健康长寿,祝他能够继续顺利地工作,将来他的祖国会给予这项工作以正确的评价的……”

读这一本书的时候,读者们不可以忘了:它是一个生活在另一个社会里的70岁老年人所写的,这个人是难免有许多谬误和成见的(比如,天真地相信对人慈悲为怀的上帝,过分地夸大个人精明强干的作用,崇拜那些限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宗法标准等)。但是,同时读者们也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个人的个性:非常热烈地爱好图书,勇往直前地追求目的,努力提高图书的数量,美化图书的装潢,推广图书的销路,把图书作为文化与进步的工具。

我可以向读者们提一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这位杰出的图书出

版工作者,是生在列宁这样写照的一个时代里的^①:

“……农业资本主义首先打破了我们农业数百年来停滞状态,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木犁与僵枷、水磨与手织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铁犁与脱谷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

“……上述一切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旧经济制度的改变,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

这些变化必然地产生了一些后果:识字的运动普及了,创办的学校增多了,对图书的需求也增加了。而这些情形正是有助于绥青终身从事的那种工作。

这个科斯特罗马省^②格涅兹德尼科沃村里的乡下小伙子,出生的时候还是在农奴制时代(1851),开始工作的时候只具备这些条件——健壮的体格,很低的文化(只读过《赞美诗集》^③),以及农民那种对自己和别人的劳动的敬爱态度。作家涅米罗维奇-丹倩科^④在一次纪念会上致祝词时很恰当地管他叫“没有祖先的人”,因为这个农村里的孩子既没有继承来的产业,又缺少有势力的亲戚,可以帮助他“创造事业”。

如果说绥青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主要的是他具有灵活的头脑和钻研的精神,能够切合实际地随机应变,并且会很敏感地注意到一切新鲜有益的事物。

14岁的那一年(1866),绥青在莫斯科尼古拉市场上沙拉波夫经营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卷第277页、第547页及第549页。——译者

② 科斯特罗马省在现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心地带,省内土地为伏尔加河及其支流翁查河和科斯特罗马河等上游的平原。——译者

③ 当时作为教科书用。——译者

④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倩科(1848—1936):俄国作家、批评家、新闻记者。——译者

图书和皮货的小铺子里当了一名“打杂学徒”。这是一种宗法式的贸易,经营的是木版图画(内容主要是有关宗教方面的)和尼古拉市场上的传统图书(包括粗劣的歌曲本、尺牍无师自通以及像《鲍瓦王子》和《叶鲁斯兰·拉扎烈维奇》之类的童话等)。图书和图画是由一些沿街叫卖的小贩,或称货郎(城市里的和乡村里的),推销到各地。这些人当中,有许多独自进行贸易,也有一些联合成为团体,各自奉戴一个“老板”,由他把货物和货款充分地供给他们,并且在他们和批发供应商之间建立联系。货郎们贩卖的不仅是图画和小书,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常日用品和装饰品。沙拉波夫把图画和粗劣的通俗小书供应给这些“会走路的百货商店”,他不是一个出版商,他只是一个中间人。

但是,年轻的绥青就给这种方式简陋、完全缺乏教育目的的活动带来了一些新的改革。他开始用机器印刷图画,以便提高它们的质量。绥青出版的书印刷得比一般的更好,它们的售价定得便宜到了极点。在这些“尼古拉市场出版商”的传统条件之下,在粗劣的通俗小书中,绥青首先出版了著名的小说《娜塔尔卡·波尔塔芙卡》,同时继续发掘新的通俗小书。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受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他想到了要给平民出版真正的文艺作品。

这位青年出版工作者有一点是值得我们赞扬的,那就是他在“痛苦沉思的时刻”曾经这样坦白地承认:“我非常清楚地看到尼古拉市场上的种种缺点。单凭感觉和猜测,我也能够明白:我们离真正的文学很远,我们的出版工作中有好的但也有坏的,有美的但也有丑的,有聪明的但也有愚笨的!……”

不久绥青就成为尼古拉市场上粗劣木版图画和通俗小书的主要供应商。他还采用了一些大画家(如米凯欣、阿·瓦斯涅左夫等)的作品。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叙述绥青第一个时期里的活动,乃是我们

在这一个时期里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活动的主要特点(比如:推陈出新、规模远大、努力提高质量和降低售价等)。

半世纪以后(1916),绥青受到了俄国进步知识分子中优秀人物的祝贺,这些人里有科学家,有作家,有教育家,也有伟大的画家和社会活动家,包括弗·米·别赫捷列夫^①、谢·奥里坚布尔格^②、纳·列利赫^③、费·巴丘什科夫^④、玛·高尔基、伊·蒲宁^⑤、尼·鲁巴金、维·切尔特科夫、亚·库普林^⑥、尼·捷列肖夫^⑦、伊·格拉巴利^⑧、阿·瓦斯涅左夫^⑨、米·涅斯捷罗夫^⑩、伊·巴甫洛夫^⑪、瓦·波连诺夫^⑫、瓦·苏利科夫、康·尤昂^⑬、瓦·瓦

① 弗拉吉米尔·米哈依洛维奇·别赫捷列夫(1857—1927):俄国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学家。——译者

② 谢尔盖·费奥德罗维奇·奥里坚布尔格(1863—1934):苏联东方学家,印度和伊朗的文学史、艺术、考古学、人文学和语言学专家。——译者

③ 纳·克·列利赫(1874—1947):苏联画家。——译者

④ 费奥多尔·德米特利耶维奇·巴丘什科夫(1857—1920):俄罗斯语言学家、批评家、文学史家。——译者

⑤ 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蒲宁(1870—1953):苏联作家,著有《冬苹果》、《乡村》和《干谷》等小说。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⑥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苏联作家,著有《莫洛赫》、《决斗》和《陷坑》等中篇小说,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1937年返回苏联。——译者

⑦ 尼古拉·德米特利耶维奇·捷列肖夫(1867年生):苏联作家,著有《乌拉尔山外》和《作家札记》等。——译者

⑧ 伊果尔·艾曼努伊洛维奇·格拉巴利(1871年生):苏联写生画家和艺术史家。——译者

⑨ 阿波林纳利·米哈依洛维奇·瓦斯涅左夫(1856—1933):俄罗斯流动展览派画家。——译者

⑩ 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涅斯捷罗夫(1862—1942):苏联画家。——译者

⑪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巴甫洛夫(1872—1951):苏联美术家,木刻与麻胶版画的大师。

——译者

⑫ 瓦西里·德米特利耶维奇·波连诺夫(1844—1927):俄罗斯流动展览派画家和戏剧美术家。——译者

⑬ 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尤昂(1875年生):俄罗斯画家、木刻艺术家、戏剧美术家。

——译者

赫捷罗夫、谢·温盖罗夫^①、安·康尼^②、纳·屠路波夫等,这些人都是俄国文化史上有名的。

所有的这些人,以及国内其他许多进步人士,都给绥青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有功于教育的大出版家,他给俄国出版了千百万册廉价的课本、学校参考书和普通教育参考书,此外再有供应图书馆、藏书室和给群众读的通俗书,这些书有的是为了让读者用来进行自修的,有的是为了教他们学会某种手艺和技能的,也有的是为了发展农业和工业的。

屠路波夫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之一,同时也是许多课本和儿童读物的作者,他像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一样,曾经这样表示了他对绥青的看法和感想:“他使人民接近了真正的书。他具体地实现了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志向——把有益于身心的精神食粮供应给人民。绥青在这一方面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因此他有权利在俄国教育工作者当中占有光荣的一席。”

再有我们时代里同样著名的教育家和作家瓦·瓦赫捷罗夫,也曾经热情洋溢地、使人信服地谈到绥青图书出版工作的意义:“他出版的书售价低廉,携带便利,因此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推销到那些没有讲座、没有实验室、没有博物馆、没有大学的地方……我认为绥青是图书出版业中的一位艺术家,所以谈到他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应当提到以下的几句话……他的例子说明:艺术家在油画上实现他构思中的形象时那种创造能力,也是可以在一个图书出版家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因为出版家是同样能够实现他那伟大的理想的,比如,出版千百万册精彩的

① 谢苗恩·阿方纳西耶维奇·温盖罗夫(1855—1920):俄罗斯批评家、文学史家、传记作者。——译者

② 安纳托列·费奥多罗维奇·康尼(1844—1927):俄罗斯法学家、作家。——译者

书,把它们推销到广大的群众当中,把它们供应到我们祖国最偏僻的地方,把它们的售价抑得非常低,使那些穷乏的工人和农民都买得起……”

毫无疑问,在绥青出版工作中,有几件事是具有巨大的文化与教育意义的,那就是他发行了最便宜的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和其他伟大作家的作品集,首先编印了《平民百科全书》、《儿童百科全书》、《军事百科全书》以及历史地理方面的巨著。这些书都是一般人购买得起的,并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于广泛地设立了出版社分社而很快地供应给了读者。通过这些分社,绥青积极地扩张了原来的小规模图书交易,同时还打了很大的折扣,提供长期的贷款。而这些办法在当时的图书营业中都是新的。

当然,在大量迅速刊出的书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适合于先进科学的要求的,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进步的,然而,它们当中那些优秀的作品肯定是具有教育的作用的。

绥青本人说得对,他的一贯目标是出版最便宜的书。讲到出版一般读者都买得起的廉价书,他的确是一位创始人!但是,绥青并不仅仅是由于给广大的群众出版了他们都能买得起的通俗的书,从而在出版业中进行了一次空前的“革命”。在书籍出版工作中,他还有一些其他可供我们认真学习的方面。

在多次和我们这些苏维埃出版工作者谈话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解释他工作成功的秘诀:出版书的时候,不应当是“孤零零地”出,而应当是一组一组地、一套一套地、用丛书的形式出。单独出的书,即使题材非常有趣,也会湮没在浩若烟海的图书当中,但如果是出一组一组的书,那它们就会更快地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我出版儿童读物,以及农业、历史、本国地理、工业和手工艺方面的丛书的时候,”绥青说,“总

是一组一组地出。十本书二十本书出版了,而这样一来它们就使销路变得更广了。”

绥青非常重视书籍的广泛宣传工作。在出书的时候,他也出版了许多书目,尤其是像《平民应当读些什么书?》那一类的书目。后来那些书目就成为图书馆馆员、图书贩卖商、教师和其他许多人的参考材料,而图书的风行和畅销正是取决于这些人的活动的。

从事出版工作的时候,他同样十分重视书的装潢设计。“我想要邀请最优秀的画家来参加这项工作,想要邀请最富有主动精神的画师来设计价廉和耐久的封面,”绥青曾经这样回忆以往的事,“我起先遇到了困难,但最后获得了成功。在这一方面,全体的工人和艺术界的人士都协助了我,使我获得了成就,而如果没有他们那种主动的精神和创造性的劳动,我是不可能完成这样巨大的事业的。”

在行将发表的回忆录里,作者聪明而又有远见地写道:“我的出版事业越是发展,我的这种思想也越是成熟,那就是:在俄国,出版事业是有着无限的活动范围的,在人民生活中的无论哪一方面,俄国出版工作者都可以找到要做的事情!……”

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绥青成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出版社,从事出版种类繁多的图书、图画、教科书、宣传画、手册、日历、科学和知识各方面的多卷巨著以及通俗的杂志等。

一些杰出的撰稿者和熟悉出版业的专家们,都被逐渐地吸引到绥青出版公司里。绥青组织了一班有经验和有才干的领导人,而他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大半应当归功于这一班人。

为了要利用知识分子的经验 and 学识,出版社就在多方面和各个学会和教育团体进行合作,它们包括:哈尔科夫推广识字运动学会、图书馆工作者联合组织、彼得堡识字委员会以及接近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家

自由联合(媒介出版社)。在这样的合作之下,图书业中就出现了一些非常著名的书,比如《平民百科全书》,以及册数以千百计的《媒介》丛刊,由于这些书的影响,那些文字不通、质量粗劣的通俗小书就从市场上被淘汰了。

绥青在他的回忆录里引证了许多实例,说明他怎样和别人共同创办某些事业,叙述别人怎样向他提出,后来他们怎样真的实现了某些主意和计划。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托尔斯泰怎样提倡出版平民看得懂的文艺书籍。他屡次地重复:亏了契诃夫,他才会想到要办一份普及的报纸,来帮助他发展图书营业。绥青对高尔基的主意很感兴趣,准备照他的意思出版集体编写的多卷本俄国史。他还讲:以社会活动家阿尔切芙斯卡雅为首的一群哈尔科夫教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伟大创议怎样获得了成功,怎样出版了《平民应当读些什么书?》和《成年人读的书》等参考材料。

他向一班进步的青年军官提出了出版《军事百科全书》的计划。虽然陆军部恶意地反对出版这一套书,但是他仍旧为它投资了100多万卢布。

许多年里,这位出版工作者一直在计划成立一个学校与知识学会,打算自己开办一些示范的学校,校内将采用更完善的新课本,推行新的教学大纲和方法。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曾经去找革命前俄国的“命运主宰者”波别多诺斯采夫,去访维特,甚至去见沙皇。然而,在这些领导人当中,他遭到了无法克服的阻碍——这些人公然地表示或隐秘地藏着一种恶意,不愿为人民教育做一些事情……

虽然绥青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向贵族官僚的专制制度争取活动的权利,但是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被传去受审。扼杀俄国全国人思想和代表黑暗宗教势力的反动分子波别多诺斯采夫,认为他是一个“教唆犯”,是